

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档案学评析

HUA FUXIU WEI SHENQI
ZHONGGUO
DANGANXUE PINGXI

胡鸿杰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档案学评析

胡鸿杰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胡鸿杰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5

ISBN 978 - 7 - 5100 - 2140 - 4

I. ①化… II. ①胡… III. ①档案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0567 号

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档案学评析
胡鸿杰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竞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021-5539177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 字数:300 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00 - 2140 - 4/G · 151

定价:35.0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前言

自从 1978 年进入档案学的研究领域以来,思考“中国档案学究竟为我、我们乃至社会产生哪些影响?”以及“我、我们将为档案学带来什么?”就一直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我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及其相关的后续文章,试图探寻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国档案学形成的基本因素,分析中国档案学的结构功能,判明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价值。

如果从上世纪 30 年代,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和《行政效率》杂志中论及档案管理的系统文章算起,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在档案学形成、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著述,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落。面对这样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分量的学科,简单地肯定和否定显然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我国许多的传统理论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面临着危机。具体到中国档案学而言,这种危机有时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版的生存问题。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档案学目前正面临着来自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双重压力。从学科划分方面看,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到管理学“三位一体”学科的过渡,长期游离在各大学科体系的边缘,苦恼于名称和归属的种种尴尬。从实际应用方面看,中国档案学从最初的工作方法阐释到教育模式的确立,从政府解决行政效率的措施到“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体,已经渐渐地与管理活动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从客观上看,能否克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案学自身的结构、功能以及它们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于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它不仅要解决“是什么”和“有什么”的问题,即该学科的逻辑起点、理论结构和社会功能,还要解决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即该学科的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和基本规律,特别应当阐释该门学科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对社会的基本贡献。从主观上看,能否突破学科发展中的瓶颈、“化腐朽为神奇”,只能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档案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基本位置和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的清醒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使中国档案学合理地融入管理类科学的途径和实施办法”,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改变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盲从状态,实现学科的自觉。

我始终坚信,中国档案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存在”,一种形成、发展了数十年的理论体系,它势必存在一些能够影响和作用社会的方式。虽然人们不能期望中国档案学像哲学那样发人深省,更不能期望中国档案学像市场营销学那样在短期内给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人们却有理由相信中国档案学所带来的理念与模式能够证明它的价值和尊严。

本书所涉及的是中国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学论研究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该学术领域尚无同类作品出版。如果将中国档案学学论研究领域定义得宽泛一些,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创始人吴宝康教授所著的《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版)和中山大学陈永生教授所著的《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版)则可以算做此类出版物。

吴宝康教授所著的《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的学术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先河,改变了中国档案学研究领域以教材为主的基本格局。同时,《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作为正式出版的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不但激发了业内人士研究基础理论的热情,也使学术界认识到档案学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

陈永生教授所著的《档案学论衡》是我国档案学领域“新生代”的代表作。其学术价值在于较早地阐述了档案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学科属性与体系、科学精神、研究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有一定的学术启蒙作用。

我的导师王传宇教授曾经说过,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我国档案学的基本状况为研究对象,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和论述了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发展和前景。书中所采用的从逻辑起点、形成因素、基本结构和学科价值等方面评价学科的理论模型,不仅对于系统认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状况具有经典意义,而且对于分析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

我牢记导师的教诲,将其视为鞭策和鼓励。同时我也希望,经过几代档案学人的不懈努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中文摘要

公元 1935 年,有一部名为《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的图书在我国出版了。它就像许多事物一样,对处于动荡年代的中国来说,平凡得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它对于今天的档案学者而言却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一门学科——中国档案学的诞生。公元 1952 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自己创办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里开设了以档案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本内容的专业。这就在客观上为档案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摇篮”,使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专业背景的群体。公元 197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其后二十余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档案学与其说是我的专业,倒不如说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它占据了我许多工作和思考的空间。这就促使我不得不去考虑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档案学究竟为我、我们乃至社会带来了什么?这篇文章就是这种思考的阶段成果。

在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著述,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落。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形成七十多年的学科,事实上已经对科学和社会产生了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中国档案学自身的基本理念和模式实现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是指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分析和看待事物的基本思想,而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则是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制作学科”的行为方式。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是通过形成学科的基本因素、构成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学科的切入方法体现出来的。因此,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探寻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只有从分析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入手,以中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为出发点,以中国档案学的主要学科的结构和功能为基本内容,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真实、充分地感悟中国档案学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一、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所经历的一个环节。作为科学研究具体内容的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的特定时期十分必要通过逻辑起点的研究,获得一种自我认识、合理建构的方式和平台。

(一) 逻辑起点的一般表述

任何一个反映客观对象的完整过程总是由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然后又由抽象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抽象”和“具体”是用来说明客观存在的对象。从认识论角

度看,“抽象”和“具体”是认识的成果。从方法论角度看,“抽象”和“具体”则是认识的方法。作为认识成果的抽象,是指思维中的一种规定,这种抽象规定是客观对象某方面的属性在思维中的反映。作为认识方法的抽象,是指在思维中把对象的某个属性抽取出来而舍弃其他属性的一种逻辑方法。与之相对应,具体是指许多规定综合的统一体。具体有两种形态,一是感性的具体,也称完整的表象,是客观事物表面的、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具体反映;二是理性的具体,也称思维具体,是客观事物内在的各种本质属性的统一的反映。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舍去客观事物非本质的和偶然的方面,将感性的具体转化为抽象的规定;思维继续前行,通过揭示客观事物各个抽象规定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时抽象的规定就转化为思维中的具体。因此,在辩证逻辑看来,抽象与具体不是并列关系——由抽象到具体是一个由此及彼、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全过程出发点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就被称为这个思维过程的逻辑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实际上就是要弄清楚各种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每一种规定在具体的总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作为上升过程的逻辑起点,它必须是对对象的最简单和最一般的本质规定,是构成具体对象的基本单位,是以“胚芽”的形式包含着对象整个发展中的一切矛盾。例如,在《资本论》中,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就是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经济“胚芽”;马克思就是从商品入手来建构了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正确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合理地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才能使其理论内容顺利地展开,并得到充分地阐述。

(二) 中国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界定

尽管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界定方式各不相同,却都没有排斥其研究对象是源于对一种事物的分析,这种事物就是档案。实际上,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背景和特定需求来认识事物。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在基本事物既定的前提下,应当更多地考虑社会现实,而不是单纯地去演绎它的概念。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是靠自身的某种属性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这种属性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仅仅研究档案对于建构,特别是发展一门学科来说是存在欠缺的,这种欠缺表现在对“已知事物”同档案之间联系的排斥。这种排斥的结果则表现为一门学科放弃充分阐释同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而只是立足于对特定阶段的事物的研究和开发。换句话说,如果以档案为逻辑起点来建构一门学科的话,还要考虑其历史线索,还必须顾及档案同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档案的历史线索关系到学科层次,档案同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关系到学科的形态。这也是并非所有对象化事物都能够构成一门学科的原因。

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线索看,它是一个从一般关系发展到特殊关系的过程。而这个历史过程恰恰是科学理论进程应当遵守的逻辑轨迹。在对档案的认识和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档案同一种社会事物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这种社会事物就是文件,任何对档案的认识必须从认识文件开始。从历史沿革上看,在有文字记载的相当长的时间中,文件与档案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甚至可以认为就是同一事物。实际上,从文件中定义出档案的过程,就是中国档案学基本理念的发端。从管理过程上看,由“文件转化为档案”这一过程最大的变化,是使社会组织中的档案部门从

此介入到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中来。事实上,中国档案学对社会许多领域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通过这种基本模式进行的。从环境发展上看,随着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人们很难在文件和档案之间设置区分标准。也就是说,在信息网络时代,单份文件和档案之间的区别已经几乎不存在,而档案相对于文件的“系统整理”优势,也已经被信息网络的逻辑结构所“虚拟”。由此可见,档案实际上只是文件在特定状态下的“表现形式”,档案的一些基本属性不过是对文件属性的一种继承。随着管理活动方式和手段的日趋现代化,文件与档案的差别将会越来越小。因此,如果脱离档案同文件之间的联系,档案学的理论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档案学的理论形态看,其中应用管理的部分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这里所称的“应用档案学”形态,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实际上就是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尽管有许多学者对档案学的整体构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都无法排斥档案学的基干部分所特有的理论形态,甚至不少学者的研究都是在这种形态基础上的理论重组和延伸,其精髓仍然是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从档案学的理论重点看,我国档案学自建立之初就十分关注管理活动的实际。我国不同时期的档案学的理论热点,无不反映出档案学者对管理实践的一种关注。由此看来,关注管理活动实际上是我国档案学者的一种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管理学科,它区别于那种由概念的运动、推移、转化而形成的高度思维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由档案管理活动实际决定的基本理论同管理程序高度统一的学科体系。“文件——档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不仅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息资源,它更是一种非常确切的现实管理因素。它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信息点”,而是一种“管理区间”,即管理程序的科学连接方式和整合模式。因此,档案在管理活动中实际上只是一种“中介”,它的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扬弃过程,使管理资源在新的基础上得以重组,使管理活动得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学科:档案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于通过研究管理资源的组织与整合、从文件的运动规律中总结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尽管当代管理学的理论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其中真正以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为对象的学科仍然相对滞后,而中国档案学正是一门真正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的学科。从对一种管理方式的相对“剥离”到另一种管理活动的“重组”,这就是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带给社会的巨大科学财富,也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中国档案学形成、发展的基本因素

任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综合因素的作用的结果。在这些综合因素中,一些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学科形成、发展的基本因素。具体地说,中国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其基本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档案学形成、发展的原始动因的话,那么档案学的生成背景、理论条件、实践基础和学者构成就是其形成、发展的环境诱因。这种环境因素决定着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甚至决定着中国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档案学的生成背景、理论条件、实践基础和学者构成决定了档案学的现状,并且关系着档案学的未来。

（一）档案学的生成背景

从中国档案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线索:即在民国时期“行政效率运动”的背景下进行了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围绕着提高行政效率这个主题,文书、档案工作采用了一些改进的方法(特别是“文书档案连锁办法”),出现了一些研究、总结这些方法的人员和著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早期的档案学。我国档案学的这种产生线索或者说模式,不仅对我国档案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档案学的发展。

首先,这种历史线索证明了中国档案学对环境的依赖性。中国档案学的产生不是一种脱离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的事物;在社会系统中,它必须依靠周围的情景和条件,才能得以形成和发展。档案作为一种产生于组织层面的管理资源,主要是对特定组织活动——文件管理方式的整合。档案及其管理理论的基本价值在于维系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则最终取决于自身的效率。

其次,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在“行政效率运动”背景中形成的学科,其基本理论都是围绕管理效率产生的。“行政效率运动”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文书、档案工作改革”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环节,“文书档案连锁办法”是实现“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主要方法,而中国档案学则是对这种“运动——改革——方法”进行总结的结果。因此,“提高效率”是中国档案学的核心理念,中国档案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都是在这一核心理念的前提下产生的。

再者,这种我国档案学的历史线索或者说模式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我国档案学的功能上,还表现在我国档案学的结构上。从中国档案学所论及的基本问题来看,就可以发现其学科的渊源。这就使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模式(结构)具有较强的专指性——为政府管理服务。这种理论结构的优势在于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容易吸纳行政管理的理论成果而形成体系。但是,如果将这种初始阶段的优势变成一种单纯的“依赖”,则会使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都受到破坏,最终导致学科发展的停滞和衰亡。

（二）档案学的理论条件

影响档案学形成、发展的理论条件的学科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基础学科,它们为档案学提供一些关于学科建构的基本原理;另一种是相近学科,它们为档案学提供一些关于学科建构的基本模式。

中国档案学的整体架构并没有脱离开管理类学科的理论模式。从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历史看,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源于一次受行政学理论影响的政府管理运动——“行政效率运动”的一种理论。如前所述,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围绕管理效率问题建构的。当然,在中国档案学发展的特定阶段,它对管理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有待于完善之处,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档案学中的一些论述是否充分和完整,而在于它是否应用了这种理论模式的基本原理来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是否具备了这种理论模式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模式及其特征的确立,奠定了中国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那些成就这种理论模式的学科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档案学的基础学科。

对于一名档案学研究者来讲,在回顾和综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过程中,总有一种难于言状的亲切感。简单地讲,这种感觉来源于学科之间的直接相关性。从时间上看,图书馆学的产生显

然要早于我国的档案学(情报学则可以视为图书馆学的衍生学科)。在我国早期的档案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研究的经历。这种重要的“人生体验”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早期的档案学著作的结构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来看,可以肯定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借鉴的关系。明确地讲,这种借鉴表现为后来者对先行者的“转承”。档案学之所以能够得以较快地发展,与这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式不无关系。从研究对象上看,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一样,都是对一种信息载体进行研究,而且在历史上,这两者的区别很小。正是这种存在于图书与档案之间的“同宗”关系,使两者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甚至研究成果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三) 档案学的实践基础

档案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取决于与之相对应的实践——档案管理活动的规模与层次。构成档案学理论基础的实践,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层次。这种规模和层次代表着社会分工的基本需求,即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实践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则反映出实践主体能动性的升华。只有当这种主体能够独立面对一种管理活动实践时,这种主体才有可能产生自我提升的欲望。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说到底就是社会需求与主体欲望相结合的产物。档案管理实践对档案学理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档案学理论提供选题的依据和对档案学理论进行检验等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档案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取决于档案管理实践,但不是档案管理实践的“临摹品”,并不能也没有必要直接再现档案管理实践中的所有问题。理论思维以科学抽象体系的形式再现,反映被认识的客体,但它本身还不是已获得的知识与客体相符的充分证明。理论思维与被反映的客体没有直接联系,而与反映的客体有直接联系的正是实践所固有的属性,所以实践才是理论正确与否的决定性标准。

(四) 档案学的学者构成

相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无论是促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还是制约其发展的理论条件 and 实践基础,都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因素,是区别于档案学本身的“其他活动”,它们并不能最终决定学科的状况。真正能够最终决定学科状况的只能是一种智力活动的“主体”——学人。也就是说,是中国档案学人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与模式。一部档案学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档案学人的成长史和生活史。因此,对档案学人的研究就势必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成就一门学科方面,中国档案学人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活动群体的特质。也正是这种不同于其他活动群体的特质,才使他们产生不同于其他活动群体的行为,并成就出不同于其他活动群体的行为结果。这种特质主要表现在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对实践有充分的感悟等3个方面。

三、中国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

任何一种具体的客观存在,特别是人为结果,决定其现实的功能和价值的构成因素只能是这种客观结果本身的结构特征。具体到中国档案学来说,其最终的功能和价值是由学科的状况决定的。一门学科之所以产生并能够长期地存活和发展,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档案学的社会作用、发展前景、学术地位,乃至一切的一切,实质上都是由其主要学科的结构(与功能)决定的。因此,对中国档案学的任何研究和评价,如果离开了中国档案学的具体状况,离开了中国档案学主要学科的基本结构,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鉴于中国档案学的实际情况,本文只对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和档案文献编纂学等3门学科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些代表性的学科非常准确地阐释了中国档案学的理念和建构模式。从中国档案学的学科结构的演化过程看,首先产生以档案管理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档案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过程”三大内容。随着管理活动的运动形式、层次和程度的发展,对其进行研究的学科也会出现一些“衍生”的形式。中国档案学演化的“第二步”,就是在对“管理过程(程序)的系统分析”的基本学科结构上“衍生”出“其他学科”。档案文献编纂学就是典型的“衍生学科”——以档案的开发、利用形式为依托,发展成为一门横跨历史文献学、编辑学和档案学的传播科学。当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群落充分发达时,在其基本学科结构中就会演化出一种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形式。这就是带有“学中之学”味道的档案学概论的产生。

(一) 档案管理学

从档案管理学现有结构来看,它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其一是关于档案的基本概念(理论),其基本功能在于提出管理的对象(或称学科的研究对象),这部分内容所能够解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档案管理在“管什么”。其二是关于档案管理的组织与人员,其基本功能在于提出管理的主体,这部分内容所能够解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档案管理学由“谁来管”。其三是关于档案管理的过程,其基本功能在于提出管理的程序和方法,这部分内容所能够解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档案管理究竟“如何管”。如果从管理类学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档案管理的过程作为文件方式的延续,也是一种对管理资源重新组合的过程。它在对管理程序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使档案管理学具备了区别于其他管理类学科的独特功能。

(二) 档案文献编纂学

从我国现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看,它是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为中心的。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中的“基础理论”和“编纂成果”,不过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的一种铺垫和延伸。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以传播档案文献为目的的学科,在其结构方面就主要体现这种“传播”的功能。

(三) 档案学概论

在我国已经出版的《档案学概论》及概论类著作中,其基本结构是大体相同的,即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档案学概论无论是在其最初开创时所设置的较为宏观的“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知识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的学科宗旨,还是目前较为明确的“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功能,都有待于发展和完善。

四、中国档案学的价值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已经存在七十多年的学科,它的真正意义除了在科学体系中取得一个合法位置,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对科学本身和社会实践产生的影响和作出

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档案学正是通过其在科学和社会领域中的贡献来体现自身的价值的。

(一) 档案学的学科定位

讨论一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就是选择或制定一定的标准对该学科进行评价。对一门学科进行评价,主要采用“外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两种标准。由于“外部的证实”本身的种种缺陷,使其无法准确地评价一门学科的内部状态。因此,需要一种根据理论内部的状况去说明理论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爱因斯坦等人所推崇的理性价值评价的方法。据此,可以对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层次、与领属学科的关系、学科结构及演化规律等进行科学的认定,进而发现学科本身的特征和优势。

(二) 档案学的理论贡献

中国档案学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其一是在科学领域中的体现,即中国档案学通过自身的理论、结构、功能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去验证和揭示科学规律;其二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即中国档案学通过自身的理论及其功能,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产生于行政组织、服务于管理决策的理论。这种理论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大优势:其一是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其二形成了一种信息资源(主要指管理决策资源)重构的模式。虽然我国档案学界对各类档案的概念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却谁也没有能够阻止这种管理活动的普及。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社会领域中,一种活动的模式有时要比它所说明的概念更重要。由中国档案学所传递的围绕着管理活动及其决策进行管理资源重新配置与整合的理念和模式,之所以可以被众多的行业 and 部门接受并加以实施,并非是这些行业和部门十分明了和完全接受“档案”的概念,而是它们非常认同这种管理活动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档案学对科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使广大民众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使他们接受由中国档案学所倡导的理念和所推行的模式。

(三) 档案学的学术尊严

学术尊严作为一门学科研究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学术研究的主体对自己研究的学科有了充分的认识,能够意识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并且愿意为此而献身的时候,一门学科的学术尊严才有可能形成。

事实上,中国档案学还存在一些在学科发展中的“先天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所阐释的学科形态和研究主体心态上的种种缺陷。笔者认为,重新塑造中国档案学的尊严,就必须把握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调,加强对中国档案学学术历史的研究和建设中国档案学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也只能是在学科发展到特定时期,其研究者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

20世纪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经提出,“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只有把追求科学真理作为动机,不为名利所驱使,才能保证科学真正的价值,才能使科学的纯洁性不为功利主义的思想所污染。”笔者同样相信,当中国档案学人能够真正不为功利和世俗所诱惑,不为权势和偏见所干扰,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档案学就一定能够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享有属于自己的尊严。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nearly seventy years of history for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archival science, numerous and various writings appeared and until now an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considerable scale has come into being. However, with the time going, especially facing market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many traditional theories including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ve been confronting a series of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a certain extent, even crises. Whether the crises can be overcome depend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se subject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social demand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puts influences on the society by its own basic conceptions and patterns.

The conceptio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mean the radical notions of analyzing and viewing things during the course of it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the patterns mean a complete set of behavioral modes formed under the conceptions' influence. The conceptions and patter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re contained in its development course and are embodied by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its radical theories and primary subjec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ceptions and patter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we can do nothing but start with analyzing its logical jumping-off points and the elementary factors during it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its primary subjects as the basic fram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master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completely and properly, and realize its fortune of spirit and matter brought to human beings truly and fully.

1. The logical jumping-off poi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s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cquire a kind of manner and a flat stage to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itself properly through studying its logical jumping-off point. The logical jumping-off point refers to the first step of logical thinking courses from abstract ideas to concrete ones, while the jumping-off point of science usually represents its inchoation conformed with sense and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it, and it has vital influence on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ing science. Two factors determine the logical

jumping-up point of science. One is the historical clue of archives, the other is the character of archival theories. The basic regulative means, which is the end-result of records, is the logical jumping-off poi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ts greater superiority consists in summarizing basic laws of regulative movements by organizing and conforming management resources and the movement cycle of records.

2. The elementary factors of the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e interacting of synthetical factors of science leads to it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In these synthetical factors, some are determinative, those are so-called elementary factors of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More concretely, there is no exception beside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f we view the logical jumping-off poi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s the original cause, then, the backgrounds of its taking shape,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the practical ba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scholars are the environmental inducements of it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inducements determine the conceptions and the patter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even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o some extent, the above-mentioned environmental inducements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archival science, even relate to its future.

(1) The backgrounds of taking shape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t is easy for us to find such a clue that the innovation of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the mo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during Minguo period, which aimed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led to some improved methods (especially the linkage methods of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paper work, some people and their writings that studied and summarized these methods appeared. Based on these factors, Chinese early archival science comes into being. Those kinds of clues and patterns not only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aking shape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ut also affect its development to great extent.

(2)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t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for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 kind of applied science formed in 1930s, to use other science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r patterns) for reference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perfect itself. In other word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cience status of archival science are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of it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The subjects, which affect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consist of two kinds. One is fundamental subjects which provide some radical principles, the other is related subjects which provide some basic patterns about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3) The practical basi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e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theories is firstly determined by the practice (the scale and level of archival regulative move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ories. The practice, which is the basis of archival theories, must have a stated scale and level, the scale and level represents the primary requirements of social work-division that is a prevalent tropism of value. Upon th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in body consciousness of practice reflects the sublimation of practice' go-aheadism. Only when the main body can face a kind of regulative movements independently, he just has the possibility to have the desire of self-promotion. In ess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eory is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demands and main bodies' desire. The influences of archival regulative practice on archival theories mainly include that they provide basis of theme-selection and test archival theories and so on.

(4) The structure of scholar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or a concrete subject, the background of days, which causes its taking shape,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practical basis, which restrict its development, are all external factors. It is not these factors different from archival science itself but archival scholars determine the science's status ultimately. These devotees are the main bodies who engage in intelligence movements, they and their "main bodies characters" such as culture quality,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life experiences determine the basic conceptions and patter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 history of archival science is also the history of archival scholars' growth and life. Therefore, the study on scholars is inevitable to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rchival science study.

3.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ramework and function

For any concrete and objective entity, especially made by man, its own function and value is only dependent on its framework character.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e ultimate function and value is determined by the status of the discipline. Science can survive and develop chronically because it possesses irreplaceable function to other sciences.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s social function, developing prospect and science status is all virtually dependent on the framework of its main subjects. Accordingly, if we deviate from the concrete conditions and the framework of its main subjects, we will not make virtual progress on any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Considering the fact of th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e thesis analyzes three subjects: Science of Archival Management, General Science of Archives, Science of Files and Documents compile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subjects exactly elucidate the conceptions and structure mode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evolving processes of the subjects, Science of Archival Management came into being firstly, which is about archives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clude three parts: the main body of management, the object of management

and the proc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forms,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the degree of the management activities, the subject research also produced other forms. In the second step of evolving process, another subject appeared. Science of Files and Documents compiled is a typical derivation, which relies on utilization of archives and develops into communication science across history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archives. Whe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ecame fully mature, a new form came, which explains the essence and law of the archival phenomena. General Science of Archives with a taste of "science of science" appeared.

(1) Science of Archival Management

Science of Archival Management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ts.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archival basic concepts (theories), bringing forward to the object of management or research. So this part solves the basic issues of what the archival management is.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and staff of archival management, bringing forward to main body of management. This part solves the issue who is managing. The third is about the process of archival management, bringing forward to th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of management. It solves the issue of how to manage. If we look into the issues from the management study, archival management processes as the extending past of documents management, are also the course of resource recombined. Science of Archival Management has possessed special functions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n management procedures.

(2) Science of Files and Documents compiled

Science of Files and Documents compiled focuses on the procedures and the methods of files and documentations compilation. As for the basic theories and compilation results, it is only a matting and extension of th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of archival documentation compilation. Science of Files and Documents compiled as a subject aimed at communicating archival documentation also mainly characterizes of the communication.

(3) General Science of Archives

In China, General Science of Archives and other books which have published have the same framework about archival work, archival enterprises and science. Initially General Science of Archival sets up a macroscopical tenet; theory generalization to all sub-disciplines of archival science at a higher level. At present, its function aims at explaining the essence and law of archival phenomena, all of which need to be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4. The value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s a disciplin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its history of nearly 70 year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s the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itself and social practice. Of course, it includes the legal posi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at large in science system. To some degre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embodies its value through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 and

social fields.

(1) Orienta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Discussing scientific orientation is to choose or set out standards and evaluate it. We usually use two standards: external confirmation and internal maturity. But the former has some limitations, which can not exactly evaluate the internal state of a science. So we need another method. That is the method of sense value judgment canonized by Einstein. Through it, we can determine the level of research object, the relations with sub-disciplines, discipline structure and evolvement law, which conclude the characters and advantages of itself.

(2) Contributions of archival science

We have two way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one embodies in science fields. It can test and post the scientific laws through its theory, structure function and history. The other embodies in social fields. It can impel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actices through its theories and functions.

(3) Dignity of archival science

Scientific dignity is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research standard of the main body. Scientific dignity has its different meanings to some degree in different history stages and humanistic surroundings. But the basic spirit is eternal: to explore the truth with serious attitude. Chinese archival scholars take 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o solidify the achievements, improve the theory systems, and maintain scientific dignity. Thus, it requires researcher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o possess inflexible spirit and serious attitude, hold highly sensitivity, concern about research fields, follow basic principles and development laws, adopt rational methods and achieve success during their career.